

Colleen McCullough

THE 罗马第一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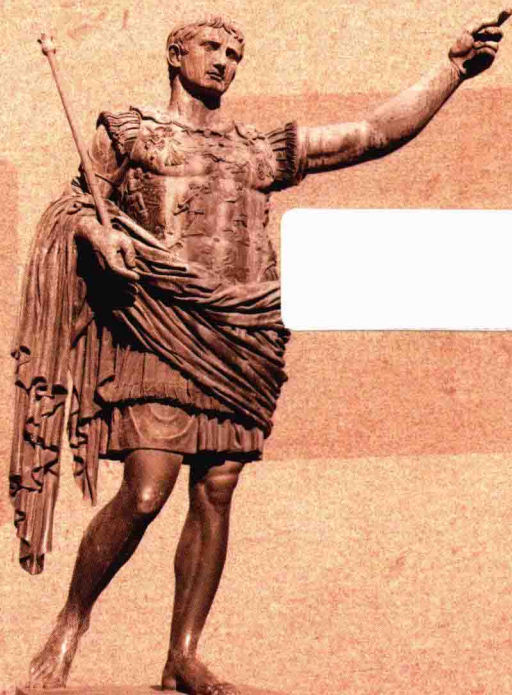
[澳大利亚] 考琳·麦卡洛 著

成 鸿 译

FIRST MAN IN ROME



下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THE FIRST MAN IN ROME

罗马第一人

下

Colleen McCullough

[澳大利亚]考琳·麦卡洛 ○ 著

成 鸿 ○ 译



文化发展出版社
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罗马第一人. 下 / (澳) 考琳·麦卡洛著 ; 成鸿译. — 北京 : 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, 2017.7
ISBN 978-7-5142-1827-5

I. ①罗… II. ①考… ②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澳大利亚—现代 IV. ①I611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33695 号

THE FIRST MAN IN ROME, Copyright©1990 by Colleen McCullough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von Books,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.

罗马第一人 (下)

【澳大利亚】考琳·麦卡洛 著

译者：成 鸿

出版人：武 赫

选题策划：刘训练 陈 僊

特约编辑：陈 僊

责任编辑：范 炜

装帧设计：刘 明

责任印刷：孙晶莹

出版发行：文化发展出版社（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：100036）

网 址：www.wenhua fazhan.com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10-69499689

开 本：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：411千字

印 张：15

印 次：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62.00元

I S B N : 978-7-5142-1827-5

◆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。发行部电话：010-88275710

目 录

第六章 / 1

第六年（公元前105年）

普布利乌斯·鲁提利乌斯·鲁弗斯和格涅乌斯·马利乌斯·马克西穆斯担任执政官的时期

第七章 / 147

第七年（公元前104年）

盖乌斯·马略（第二次）和盖乌斯·弗拉维乌斯·芬布里亚担任执政官的时期

第八年（公元前103年）

盖乌斯·马略（第三次）和卢基乌斯·奥瑞利乌斯·奥瑞斯特斯担任执政官的时期

第九年（公元前102年）

盖乌斯·马略（第四次）和昆图斯·路塔提乌斯·卡图卢斯·恺撒担任执政官的时期

第八章 / 341

第十年（公元前101年）

盖乌斯·马略（第五次）和马尼乌斯·阿奎利乌斯担任执政官的时期

第十一年（公元前100年）

盖乌斯·马略（第六次）和卢基乌斯·瓦勒里乌斯·弗拉库斯担任执政官的时期

第六章

第六年（公元前105年）

普布利乌斯·鲁提利乌斯·鲁弗斯和格涅乌斯·马利乌斯·马克西穆斯担任执政官的时期

第1节

虽然朱古达在努米底亚还不至于无以为家，但是东部比较安定的地区已经被纳入罗马的势力之下，不可避免地为罗马所管辖。不过，首都锡尔塔却位于中部，所以马略觉得在锡尔塔过冬应该比在乌提卡安全。尽管锡尔塔的居民对他们的国王向来没有多大好感，不过马略清楚知道如果对朱古达继续施压，那他就会露出爪牙，还会煽动当地居民归入他麾下。如果离开锡尔塔，让朱古达在那里招兵买马，那就太愚蠢啦。于是马略让苏拉留在乌提卡，对罗马行省进行管辖，而让曼利乌斯卸职回家。盖乌斯·尤利乌斯·恺撒的两个儿子也跟着曼利乌斯一起回罗马。虽然他们两人都不想离开非洲，但鲁弗斯的来信让马略心神不宁，所以他觉得最好还是让恺撒的儿子回家去。

新春二月，毛里塔尼亚国王波库斯终于下定决心。虽然波库斯和朱古达是姻亲，但他还是决定跟罗马结盟，于是他从伊欧尔^①来到伊科锡温。

① 伊欧尔（Iol）即现代阿尔及利亚的海港城市舍尔沙勒。——译者注

两个月前，苏拉和严重晕船的曼利乌斯就在这个地方跟他见面。这一次，他从伊科锡温派出了一个小小的使团去跟马略谈判。不幸的是，他以为马略肯定会在乌提卡过冬，于是就让使团直奔乌提卡，结果使团从北边绕过锡尔塔，把马略也给错过了。

使团由五个摩尔人组成，其中包括波库斯的弟弟波古德和波库斯的一个儿子。不过，这个使团不仅行动低调，甚至连卫兵都没有。因为波库斯不想让马略觉得他在炫耀武力，从而给谈判带来阻力，此外他也不想引起朱古达的注意。

于是，这个使团看起来就像是一群富有的商人，正带着经商所得的大批财物回家去。对于那些强盗土匪来说，实在是难以抗拒的诱惑。因为努米底亚的混乱局势和国王的无力统治，许多强盗土匪都趁机大发横财。使团刚渡过希波·瑞吉乌斯^①南部的乌布斯河，就被强盗打劫了。除了身上的衣服，强盗没给他们留下任何财物。随行的奴仆也被绑走，然后被运到偏远的市集出售。

塞尔托里乌斯和几个精明强干之人都跟着马略留在锡尔塔，只留下苏拉势单力薄地守在乌提卡。虽然如此，苏拉仍然对乌提卡总督府的周边情况密切关注。正因如此，再加上幸运之神相助，苏拉亲眼看到总督府门口徘徊着一群衣衫褴褛之徒。这些人屡次求见总督，但是一直被劝阻。

“我们必须见到盖乌斯·马略！”波古德王子据理力争，“我向你保证，我们真的是毛里塔尼亚国王波库斯的使臣！”

苏拉站着看了一会儿，认出了这群人中的至少三个。于是他对当值的卫兵说：“笨蛋，还不快点让他们进来！”波古德一瘸一拐地走着，苏拉一边迎上去扶着他往前走，一边不容商量地说：“王子，不用急着解释。你们先去洗个澡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再吃点东西，好好休息一会儿。”

几个小时后，苏拉听他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。

“我们到达这里的时间比预期的长了很多，”波古德最后说，“我担心

① 希波·瑞吉乌斯（Hippo Regius）即现代阿尔及利亚的海港城市安纳巴。——译者注

王兄等得都快绝望了。我们可以见见盖乌斯·马略吗？”

“盖乌斯·马略在锡尔塔，”苏拉云淡风轻地说，“你们最好先把国王的意思告诉我，然后我再送信到锡尔塔。不然，你们耽误的时间会更多。”

“我们都是国王的血亲，国王让我们请盖乌斯·马略把我们送到罗马，然后我们将亲自请求元老院，准许国王再次为罗马服务，”波古德说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苏拉站起来说。“波古德王子，请你好好休息，耐心等待。我会马上送信给盖乌斯·马略。不过，我们还要过些日子才能等到回信。”

马略的回信四天后就到达乌提卡。

很好，很好！卢基乌斯·科尔涅利乌斯，这对我们来说大为有利。不过，我们必须十分谨慎。新上任的高级执政官普布利乌斯·鲁提利乌斯·鲁弗斯告诉我，我们那亲爱的梅特卢斯·努米底库斯·猪猡正在制造舆论，说他准备控告我在行省贪污腐败、巧取豪夺。所以，我不能让他抓住任何把柄。幸运的是，他必须提供证据，而我从未做过任何贪污掠夺的事，我想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。所以，下面是我想让你做的事。

我准备在锡尔塔会见波古德王子，这就意味着你必须把使臣带到我这里。不过在你出发之前，我希望你能够找到所有在非洲行省的罗马元老、财务官、元老院的官方代表，以及所有显要的罗马公民，并把他们一起带到锡尔塔。因为我准备在我们能搜罗到的每一个罗马政要面前会见波古德王子，让他们听到我所说的每一句话，然后让他们写信对我要做的事表示支持。

苏拉大笑着放下手中的书信，忍不住环顾四壁感叹道：“噢，盖乌斯·马略，干得好！”然后，他就命令手下的军官和差役搜遍整个非洲行省，找出所有的罗马政要，弄得大家都一阵忙乱。

非洲行省的粮食是罗马人口粮的重要来源，所以许多罗马元老都愿意到这个地方走走。此外，非洲不仅风景美丽，还充满异域风情。每年

年初，季风从北方吹来，对于那些有钱有闲的人来说，此时横越亚得里亚海比较安全。虽然现在是雨季，但也不是每天都会下雨。不下雨的时候，此地的气候与寒冷的欧洲相比实在是温暖宜人，旅客们的冻疮一到这里很快就会痊愈。

因此，苏拉找到了两位在此游玩的元老、一位在此过冬的高级财务官、两位前来度假的大地主（其中包括最大的地主马尔库斯·凯里乌斯·鲁弗斯），还有一位来自罗马的大富豪（他的粮食生意做得很大，此时正在乌提卡察看粮食收购的行情）。

十五天后苏拉来到锡尔塔，他一到达就对马略说：“不过，最重要的人物是盖乌斯·比利埃努斯，他在前往亚细亚行省担任总督的路上顺便到非洲看看。所以，我给你找来了一位拥有至高统帅权的行政长官！还有一位名叫格涅乌斯·奥克塔维乌斯·鲁索的财务官，他带着军队所需的资金到达乌提卡港口的时候，我正准备起航，所以我把他也硬拉过来了。”

“卢基乌斯·科尔涅利乌斯，你真是深得我心！”马略笑着说，“而且你来得很快！”

在接见摩尔人使臣之前，马略先会见了罗马的政要。

马略对总督、元老、财务官、地主和富商说：“我想跟诸位说说这里的真实情况，然后我会当着大家的面接见波古德王子和其他使臣。我希望跟大家达成一致的意見，共同决定我应该对波库斯国王采取什么措施。请大家写下自己的意見，这样我向罗马报告时人人都能看出我没有越权。”

会谈的结果跟马略预期的一模一样。他诚恳有力地向各位政要说明了情况，苏拉身为财务官也对他大力支持。政要们一致决定，应该跟波库斯签订和平协议，而且最好由财务官鲁索护送三位使臣到罗马去进行协商，而剩下的两位使臣应该回去向波库斯国王说明罗马的诚意。

于是鲁索带着波古德和其他两位使臣到罗马去。他们在三月初到达，元老院立刻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接见他们。会议在贝娄娜神庙举行，因为此事涉及对外战争。贝娄娜是罗马人自己的女战神，她的历史比来自

希腊的战神马尔斯长多了，她的神庙是元老院举行军事会议的地方。

执政官普布利乌斯·鲁提利乌斯·鲁弗斯负责传达元老院的决议，他让神庙的大门敞开着，让聚集在外面的群众能够听到他的声音。

“告诉波库斯国王，”鲁弗斯高声说，“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恩怨分明。我们清楚看出，波库斯国王对自己冒犯罗马的行为深感悔恨。如果我们不肯原谅，就显得太不宽厚了。但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波库斯国王必须将功赎过。他要为我们做一件大事，这样我们才能原谅他的过错。我们没有规定波库斯国王应该做一件什么事，这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当我们看到国王所做的事足以抵消之前的冒犯时，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将很高兴和毛里塔尼亚国王波库斯签订和平协议。”

三月底，波古德和其他两位使臣把这个消息带回给波库斯。国王对罗马报复行为的恐惧超过了对自身安危的担心，所以他没有逃到远方的丁吉斯，而是留在伊科锡温。他推测，这样的距离马略应该会愿意跟他谈判，但是再远的话可能就不行了。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朱古达攻击，他带领了一批摩尔人士兵驻守在伊科锡温，尽可能地把这个小小的地方守卫得固若金汤。

然后，波古德又前往锡尔塔拜见马略。

“王兄请求大人指点迷津。他到底应该怎样做，才能将功赎过？”波古德双膝跪下说。

“起来，快起来！”马略急忙说。“我不是皇帝！我只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派驻的行省总督！没有人向我下跪，你这样做，我会跟你一样窘迫！”

波古德站了起来，有点迷惑。“盖乌斯·马略，帮帮我们吧！”他大声说，“元老院想让我们做什么？”

“波古德王子，如果可以，我会帮助你们的，”马略看着自己的手指说。

“那就请你派一位高级官员去跟国王说说吧！面对面地讨论一下，也许就能想出办法了。”

“好吧，”马略爽快地说，“卢基乌斯·科尔涅利乌斯·苏拉可以去见

见国王，不过会面的地方最远只能到伊科锡温。”

“我们想要的当然是朱古达，”苏拉出发前，马略这样跟他说，“卢基乌斯·科尔涅利乌斯，我真希望自己能代替你去那里，可是我实在走不开。不过，我很高兴派你这么能干的人去。”

苏拉笑了笑，说：“只要能把他拉到网里，那我一定竭尽全力。”

“那就加把劲，把他拉到网里！可以的话，直接把朱古达给我带回来！”

于是，苏拉怀着坚定的决心，斗志昂扬地从路西加德出发了。随行的有一队罗马步兵、一队来自意大利萨莫尼乌姆的轻甲兵、一队来自巴利阿里群岛^①的卫兵，还有一队来自利古里亚的骑兵。

此时正是五月中旬，虽然苏拉还挺适应海上航行，而且也很喜欢大海和航船，但在前往伊科锡温的途中还是有点不舒服。不过，他知道这次远行会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，而且对他来说意义非凡。他的感觉很清晰，就像有未卜先知的能力。奇怪的是，虽然马略多次催促他去见见那个叙利亚的先知玛尔塔，但他一次都没有去。他的抗拒，不是因为他不相信那些迷信的东西。作为一个罗马人，苏拉也很迷信。真正的原因是他害怕。虽然他也像别人一样很想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，但是他太清楚自己的人性弱点和黑暗一面，所以不敢像马略那样轻松坦然地去算命。

现在他正在朝着伊科锡温港逼近，此时此刻他真希望自己找玛尔塔算过命。他感觉到，未来的命运就像一床厚厚的毯子重重地压在自己身上，但是他却弄不清这到底意味着什么。等待他的事情应该很重大，但也很邪恶。在跟他同样年轻的贵族中，似乎只有苏拉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邪恶。希腊人对邪恶进行过漫长的讨论，而且他们中有好多人也认为根本就没有天性邪恶这回事。但是，苏拉知道天性邪恶是存在的，而且他很害怕自己身上就存在这种邪恶。

伊科锡温港本该拥有一些大城市，但在海湾后边却只是一个小小的

① 巴利阿里群岛（Balearic Isles）位于地中海西部，是西班牙的自治区。——译者注

城镇，高低起伏的山峦一直延伸到海边，包围着这个偏远的小镇。在冬天的雨季，许多溪流汇入大海，海上的岛屿像一艘艘漂亮的船只，岛上那高大挺拔的本地柏树就像船只的桅杆。苏拉心想，伊科锡温真是个美丽的地方。

在小镇的海边，已经有一千多名摩尔人和柏柏尔人的骑兵列队相迎。这些骑兵的装备跟努米底亚的骑兵一样，马上没有马鞍和缰绳，士兵也没有穿戴盔甲，只是人人手里都举着一把长枪和一把上了鞘的长剑。

“啊！”波古德一声惊叹，他和苏拉最先从一艘驳船上来到地面。“卢基乌斯·科尔涅利乌斯，国王派了他最喜爱的儿子来迎接你。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苏拉问。

“沃卢克斯。”

那个年轻人骑着马上前来，他的装备跟其他士兵一样，不过他的马匹打扮得特别华丽，马鞍和缰绳一应俱全。苏拉看到沃卢克斯王子朝着他们挥手感觉挺高兴，可是国王在哪里呢？他举目张望，但在那些快步向前的人群中根本就没有国王的影子。

“卢基乌斯·科尔涅利乌斯，国王已经退到南边一百多里的山区，”王子跟苏拉解释说，他们一起走到一个能够看着苏拉的部队和装备上岸的地方。

苏拉皱着眉头说：“之前国王跟盖乌斯·马略说好的可不是这样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沃卢克斯不安地说，“可是你看，朱古达已经来到附近了。”

苏拉面若冰霜地说：“沃卢克斯王子，这是一个圈套吗？”

“不，不是的！”年轻的王子大声说，双手着急地挥舞着。“卢基乌斯·科尔涅利乌斯，我可以对着所有神灵向你发誓，这不是什么圈套！只是朱古达发现情况不妙了，因为他本来以为我父王会退到丁吉斯，但后来却发现我父亲还留在伊科锡温。所以朱古达带着一支柏柏尔人部队来到这里的山区，他们部队的人数虽然还不足以对我们发起攻击，但人数之多也让我们没有反手之力。于是父王决定从海边撤退，因为朱古达认为如果有什么罗马人到这里来见父王，那肯定会从陆路过来，所以他就一路

跟着父王走。我敢肯定，朱古达根本就不知道你已经来到这里。你从海路过来，确实很聪明。”

“朱古达很快就会发现我在这里，”苏拉冷冷地说。他想着，自己的卫兵只有一千五百人，实在太少了。

“应该不会，至少暂时不会，”沃卢克斯说，“三天前，我带着一千骑兵从父王的军营中出来，装作要带兵操练，然后就直接来到海边。我们没有正式跟努米底亚开战，所以朱古达也没理由对我们发起进攻。而且他不清楚父王到底想做什么，所以在探明实情之前他也不敢跟我们撕破脸。我向你保证，他现在能做的就是继续观察我们在南边的军营，而且他的探子也不可能靠近伊科锡温，因为我们的部队在这里守备森严。”

苏拉怀疑地看了他一眼，感觉这些摩尔人贵族都不太靠谱，不过他没有把自己的感觉说出来。士兵和装备上岸的速度慢得要命，这一点也让他很生气。因为伊科锡温总共只有二十艘驳船，所以按照目前的速度，估计要到明天的这个时候才能全部完成。他耸耸肩，叹了口气。不管朱古达知不知道，担心都无济于事。

“朱古达在哪里？”他问道。

“在离海边大概三十里的地方，在山区中间的一小块平地上，就在这里的南边。从伊科锡温到我父王的军营只有一条路，而这条路刚好从朱古达的军营中间穿过，”沃卢克斯说。

“啊，好极了！那我怎样才能过去见到你父王，同时又不用先跟朱古达打一仗？”

“我可以带着你穿过去，而且绝对不会让朱古达发现，”沃卢克斯急切地说，“卢基乌斯·科尔涅利乌斯，我真的可以！父王相信我，你也要相信我！”他想了一会儿，补充说，“不过，我想最好让你的士兵都留在这里。我们人越少，成功的机会才越大。”

“沃卢克斯王子，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”苏拉问，“我并不了解你，或者说我也不了解你父王和波古德王子！你们可能会背信弃义，把我出卖给朱古达。我可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俘虏！你们也知道，只要把我抓住，

就会给盖乌斯·马略带来很大难处。”

波古德一声不吭，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，但年轻的沃卢克斯还是锲而不舍。

“那你可以让我完成一项任务，让我证明我们确实值得信任！”

苏拉考虑了一下，露出一个如狼似虎的微笑。“好吧，”他突然说，“反正我的性命已经在你手上了，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？”他盯着眼前的这个摩尔人，宽大的草帽下双眼闪闪发亮，透出一种奇异的光芒，像两颗珍贵的宝石一样。身为罗马军人，带着这种帽子确实显得有点奇怪。但这段时间以来，无论是丁吉斯还是昔兰尼加，苏拉的帽子都已经开始闻名天下。人们在篝火或灶台旁说起罗马人时，都会提到一个皮肤白皙的罗马英雄总是戴着一顶草帽。

苏拉心想，我必须相信我的幸运，因为我内心一点都没感觉到幸运会弃我而去。这是一个考验，是我对自己是否足够自信的考验，也是一个机会向波库斯国王、他的儿子和身在锡尔塔的马略证明，我能够应付命运带到我面前的任何东西！一个人如果临阵脱逃，那他就不能证明自己到底是什么。不，我要勇往直前。幸运就在我手里，因为我掌握了自己的幸运，而且一直以来都握得很紧。

“天一黑，”他告诉沃卢克斯说，“你和我，还有少数几个贴身护卫就会骑马前往你父王的军营。我的士兵会留在这里，这样要是朱古达真的发现有罗马人来过，那他也会以为罗马人就在伊科锡温，你父王会到这里来跟我们见面。”

“可是今晚没有月亮！”沃卢克斯说，有点失望。

“我知道，”苏拉说，露出他那典型的狞笑，“沃卢克斯王子，这是一个考验。而且还有明亮的星星，你可以领着我穿过朱古达的军营。”

波古德双眼发直。“简直是疯了！”他咕哝着说。

沃卢克斯则双眼发亮。“这还真是个挑战，”他说着露出了灿烂的微笑。

“你敢吗？”苏拉问。“直接从中间穿过朱古达的军营，不让任何睡着的士兵或正在打盹的马匹惊醒，而且前后两边都没有人接应。沃卢克

斯王子，你要是敢这么做，那我就相信你，也相信你父亲！”

“我敢，”沃卢克斯说。

“你们两个都疯了！”波古德说。

苏拉提议让波古德留在伊科锡温，因为他不确定这个摩尔人王爷是否可信。他提出建议时虽然彬彬有礼，却让两个军官负责监视波古德，而且不能让波古德离开他们的视线一步。

波古德在伊科锡温找了四匹上等好马。苏拉决定还是骑着骡子，他总觉得骡子要比马匹好得多，当然他把自己的帽子也收起来了。一起出发的除了苏拉和沃卢克斯，还有三个摩尔人贵族，他们骑马都不用马鞍和缰绳。

“不能让那些金属配件发出的响声暴露我们，”沃卢克斯说。

不过，苏拉还是给他的骡子装上鞍子，而且绕着骡子的鼻子和耳朵绑上绳子。他说：“这样可能会发出响声，但我要是掉下来，那声音就更响了。”

夜幕降临，在没有月光照耀的黑暗里，这五人摸黑出发了。不过天空还是微微发着亮光，因为没有大风刮起地上的灰尘，所以那些一眼看去好像浮云的东西其实是大片的乳白色星系，借着星光他们可以顺利前行。他们的坐骑都没有钉上铁蹄，所以蹄子轻快地落到地面，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。就这样，他们在伊科锡温港湾附近的山区小路中一路疾行。

“现在你可以相信我的运气了吧，”苏拉说。

“不要说话，”随行的三个护卫中一个轻声说道，“夜晚在这样的野地里，你的声音会传出去好远。”

于是，他们在一片静默中飞驰，眼睛渐渐适应了微弱的光亮。一段段的路程在他们身后飞逝而去，渐渐地一些零落的橘红色篝火出现在眼前，他们知道自己来到了朱古达扎营的盆地。他们极目眺望，那篝火点缀的盆地就像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市般美丽。

他们五人从坐骑上下来，沃卢克斯让苏拉在一边等着，然后就开始

装备他们的坐骑。苏拉耐心地等待着，看着这些摩尔人给坐骑的蹄子穿上特制的马鞋。摩尔人马鞋的底部通常是木制的，这样马匹在旷野奔跑时，蹄子上端柔软的部分就不会被石头弄伤，不过沃卢克斯的马鞋底部却是厚厚的毛毡。他用两条柔韧的皮带把马鞋绑在马脚上，然后再把皮带交缠着绕回来，穿过后边的一个金属环，最后再绕到前面牢牢绑住。

大家又骑上去跑了一阵，让坐骑慢慢习惯刚刚穿上的鞋子。在距离朱古达的营地还有最后半里地时，沃卢克斯率先跑到前面。一般来说，这里会有哨兵骑马巡逻，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任何动静。朱古达深受罗马的影响，于是他的军营也按照罗马军营的样式建造。苏拉知道，外邦人的这些模仿让马略颇为惊叹。不过，朱古达不能调动起部下足够的耐心和热情，所以他对罗马军营的模仿也只是徒具其形。朱古达知道马略的军队远在锡尔塔，而波库斯的军力根本不足以对他发起攻击，于是他也懒得加强守卫兵力。他的军营外边只有矮矮的一道土墙，骑马一跃就可以轻松过去。苏拉怀疑，这土墙的作用不是阻止外人进入，而是防止里面的牲畜跑出。如果朱古达是真正的罗马人，而不只是深受罗马人的影响，那么无论他觉得自己多么安全，都会给军营配齐所有设施：壕沟、木桩、栅栏和高墙。

这五位骑士慢慢靠近军营大门，所谓的大门其实只是一个宽阔的开口。在离大门约两百尺的土墙下，他们骑着坐骑轻而易举地跳了过去。进入军营后，他们紧贴着土墙边，朝着大门的方向走去，脚步踩在松软的泥地上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他们远远地看到大门口有士兵把守，不过守门的士兵面朝外边，而且距离大门比较远，所以没有发现任何动静。他们迅速地转了个弯，来到连着前后两个大门的中央通道。苏拉、沃卢克斯和其他三个摩尔人沿着中央通道穿越整个军营，快到后门的时候，他们又转弯贴着墙根走，一直到离后门的卫兵足够远了，他们才跳出土墙离开军营。

他们继续往前走了一里地，然后才给坐骑解下蹄子上的马鞋。

“我们成功了！”沃卢克斯兴奋地低吼，对着苏拉露出胜利的微笑。“卢

基乌斯·科尔涅利乌斯，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吧？”

“我相信你，沃卢克斯王子，”苏拉笑着说。

他们不紧不慢地继续往前走，免得累坏身下的坐骑。日出之后不久，他们来到一个柏柏尔人的帐篷。沃卢克斯提出交换马匹的请求，他们的四匹马虽然精疲力竭但还是比柏柏尔人的马好得多，而骡子对柏柏尔人来说是个十分新奇的东西，所以他们毫不费劲地换到了五匹新马。有了新的坐骑，他们又继续策马狂奔。他们就这样跑了一整天，苏拉又戴上了随身携带的草帽，不过还是汗流满面。

在天黑之前，他们总算到达波库斯国王的军营。这个军营的样式跟朱古达的相似，不过规模更大一些。军营大门终于近在眼前，苏拉却硬生生地拉住缰绳停下来。

“沃卢克斯王子，不是我对你们缺乏信任，”他说，“只是我的手实在酸痛无力。而且，你是国王的儿子，你可以随时进出军营，不会有任何人盘问，但我却是个显眼的外国人。所以，我决定在这里躺下稍事休息。你可以先回去见你父王，等你确认一切无误后再回来接我就行。”

“要是我，那宁死都不会在这里躺下，”沃卢克斯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里有蝎子。”

苏拉一听，浑身都汗毛倒竖。他极力控制住自己，才没有马上跳起。因为意大利没有这些毒虫，所以任何一个罗马人或意大利人一听到蜘蛛或蝎子都会恶心得要命。他悄悄地吸了口气，不顾脑门上冒出来的冷汗，故作冷静地看了沃卢克斯一眼。

“等你回来不知道要多久，我不可能一直傻站着，而且我也不想再回到骡子上，”他说，“所以我会试试我的运气。”

“随便你，”沃卢克斯已经对苏拉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此刻心中又充满惊奇。

苏拉在一块铺满沙子的软地躺下，然后在屁股的位置挖了个凹形，在脖子后面堆起一个小土包。苏拉在心中默默祈祷，请求幸运之神保护他，

只要让他免受蝎子伤害就一定回去献上祭品。默祷之后，他就闭上眼睛开始安眠。四个小时后，沃卢克斯回到这里时苏拉还昏睡不醒，此时如果要动手杀他简直易如反掌。不过苏拉最近吉星高照，他遇上的沃卢克斯是一个真诚伙伴。

夜里很冷，苏拉浑身疼痛难忍。“啊，你这么静悄悄地摸回来，还真像个专业的密探！”苏拉说着伸手让沃卢克斯把他拉着坐起来。突然间，他看到沃卢克斯身后还藏着一个人影，不由得僵住了。

“卢基乌斯·科尔涅利乌斯，别紧张，这是我父王的朋友，他叫达巴尔，”沃卢克斯马上说。

“你父王的亲戚？”

“不，达巴尔是朱古达的堂弟，跟朱古达一样，他也是柏柏尔女人所生的杂种。所以他才来投靠我们，因为朱古达不希望还有一个杂种在宫廷里跟他抢风头。”

沃卢克斯递过一小瓶没有兑水的甜酒，苏拉接过来一饮而尽，立刻感觉身上的疼痛略为减轻，一股热流让寒冷的感觉消失得无踪无影。然后苏拉又吃了蜂蜜蛋糕和一大片香喷喷的山羊肉，最后又喝了一小瓶甜酒。苏拉觉得他这辈子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

“我感觉好多了！”他伸展着身体说，“有什么消息？”

“卢基乌斯·科尔涅利乌斯，你的手疼得真是时候，”沃卢克斯说，“朱古达刚刚去见过我父王了。”

“那我被出卖啦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！不过情况确实有点变化。我会让达巴尔跟你解释，他当时也在场。”

达巴尔蹲在苏拉身旁，“朱古达好像已经听说盖乌斯·马略给国王派来特使，”他低声说，“他猜测这就是国王不去丁吉斯的原因，所以他一路上都跟得很紧，想着不管盖乌斯·马略的特使是从海路还是从陆路过来，都要在中间把特使跟国王隔开。于是，他派出了最器重的王公大臣阿斯巴尔，让阿斯巴尔留在国王身边，探听国王和特使的交谈。”